

民族之声

爱国主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旋律

——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爱国书写

□李鸿然



爱国主义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从古至今,有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以自己手中的笔抒发了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对人民的深沉之爱。笔者曾在《爱国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见3月9日《文艺报》)一文中总结过新中国成立前的少数民族爱国主义书写。本文拟描述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包括其演变轨迹、视角转换、内容拓展和艺术创新等,旨在加深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四野讴歌,万方乐奏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作家抒写爱国情怀的诗歌数量庞大而且异彩纷呈,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短短十几年间,维吾尔族的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哈萨克族的库尔班阿里,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藏族的阿旺洛桑、饶阶巴桑、丹真贡布,朝鲜族的李旭、金哲、任晓远,壮族的韦其麟、黄勇刹、沙红,满族的丁那、胡昭,回族的沙蕾、木斧、马瑞麟,彝族的吴琪拉达,苗族的石太瑞,侗族的苗延秀,土家族的汪承栋,仫佬族的包玉堂,白族的晓雪、张长,傣族的波玉温、康朗英、康朗甩等诗人,创作了大量爱国主义诗篇,产生了广泛影响。诗人袁鹰1963年1月发表在《诗刊》上的专题评论《心贴着祖国跳荡》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读过不少兄弟民族诗人的诗篇,它们有的诉说旧社会的苦难,有的赞颂新时代的欢愉,有的叙述本民族的英雄传说,有的描绘本民族的风俗和爱情,笙箫管笛,铁板铜琶,四野讴歌,万方乐奏,构成了一部洪亮明快的交响乐。”

诗人们各呈其才,现在只能挑出其中的几位加以详细分析。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原名艾尔米叶·伊里·赛依拉姆,1933年参与反抗封建暴政,遭枪击幸存,遂改名尼米希依提,维吾尔语意为“半条命”或“半个英烈”。新中国成立前,他的诗如激越的战鼓,充满战斗豪情;新中国成立后,其诗像过去一样热情澎湃,但主要内容有了很大变化:歌唱新中国,表达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1956年7月,写赴麦加朝觐途中思念祖国的诗作《无尽的思念》,是其代表作之一。诗人在朝觐途中,不论经过哪里,都思念祖国,魂牵梦绕,归心似箭。最后到麦加在天房做宗教功课,心里想的还是祖国:“停了一天我们又向天房出发,在天房做了一夜的功课,我们奔走在萨法与麦卧之间,当我纯洁地出来时,我为你祈祷平安。”此诗不仅表现了对宗教的虔诚,也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忠贞,爱国爱教,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统一。

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在少年时代便倾心诗歌,能背诵上千首诗作,崇敬爱国诗人黎·穆塔里甫。新中国成立后,他出版了十多部高质量的维文、汉文诗集和译著,丰富了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宝库。他热情地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少诗篇可以合着“十二木卡姆”曲调歌唱,几十年来一直被传唱于我国大西北广袤的绿洲和浩瀚的戈壁之上。其写于1962年的

诗作《祖国,我生命的土壤》,堪称中国爱国主义文学的经典篇章。诗人把祖国看作自己“生命的土壤”,祖国的每一粒砂土在他心目中都是“无比珍贵的图蒂亚”(即维吾尔民间传说中具有神奇疗效可使盲者复明的圣土)。诗中写到:“祖国之爱就是我的爱,祖国之恨就是我的恨。/她的任何烦恼忧愁,都会牵动我的每根神经。”

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于19世纪30年代步入文坛,是蒙古族现代诗歌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海内外诗坛有广泛影响。他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写的1300行长诗《狂欢之歌》,是其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由现实回溯历史,描绘了内蒙古草原苦难的昨天、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党、对祖国和对各族人们真挚的爱,充满草原气息,蕴藉着蒙古族人民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比兴纵横,意象葱茏,情采华美。

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也是我国蒙古族新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心与乳》和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作的700行长诗《生命的礼花》,是其早期的代表作。他把英雄史诗的粗犷与民间情歌的柔美结合起来,探求一种有蒙古族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所以他的爱国主义书写在中国多民族诗坛上独树一帜,为国内外诗坛称道。巴·布林贝赫有20余部蒙汉文诗集译著和诗学专著,每一部都写出了很深刻的观点,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通过故事表达新风

新中国成立后,因得天时、地利、人和,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风生水起,引起广泛关注。被老舍称为“文坛千里马”的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一马当先,其成名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2年1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当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简评”,称赞这篇小说“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观念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玛拉沁夫后来接连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和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都充满了对蒙古草原和新中国的热爱。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以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草原人民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斗争。在1963年出版的《读书杂志》中,茅盾指出:当时一些作者下笔“从政策出发,而不从生活出发”,“玛拉沁夫的作品,好处就在它们都是‘从生活出发’。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形成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爱国、爱人民、爱草原、爱生活,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正是玛拉沁夫步入文坛便对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60多年来一直为国内外文坛广泛关注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少数民族小说大量问世,满族的端木蕻良、舒群、马加、关沫南,维吾尔族的祖衣·哈迪尔,哈萨克族的郝力斯汗,壮族的陆地,彝族的李乔、李纳、普飞、苏晓星,回族

的胡奇、哈宽贵,苗族的陈靖、伍略,朝鲜族的李根全,白族的杨苏,土家族的孙健忠,侗族的滕树嵩,以及蒙古族的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安柯秋夫、斯斯克等作家,都在爱国主义书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不可忽视的文学记忆。

其中,李乔描写新中国成立前后彝族地区历史巨变、歌唱凉山彝族奴隶翻身解放的多卷本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是不可多得的长篇巨著。此书第一卷刚问世,冯牧便在1959年第1期《文艺报》上称赞它是“一本既能鼓舞人们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又能给读者许多丰富有趣的社会生活知识的优秀作品。”199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推荐“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百部丛书,此书也在推荐之列。陆地描写广西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在表现翻身农民和土改工作队队员的家国情怀方面有不少独到之处。

戏剧和电影领域的探索

老舍在爱国主义文学书写方面成就最为突出,为中国各民族作家树立了光辉榜样。散文《我热爱新北京》、小说《正红旗》、话剧《龙须沟》《茶馆》,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精品,体现出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茶馆》轰动中国,也轰动世界,获得东西方读者、观众的一致好评。关于《茶馆》,老舍说他写作的目的是要“葬送三个时代”。这一论述背后有着十分重要的潜台词。老舍理直气壮地书写《我热爱新北京》,在《龙须沟》中淋漓尽致地表现新北京、新中国与旧北平、旧中国的天壤之别,这说明他在《茶馆》中不仅要“葬送”旧中国的“三个时代”,而且要礼赞新中国的成立,让观众作新旧两重天的比较对照,从而进一步提升海内外观众对伟大的新中国的热爱或认同。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戏剧和电影文学都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诉求。例如,维吾尔族作家包尔汉的话剧《火焰山的怒吼》、赛福鼎的歌剧《战斗的历程》,蒙古族作家超克图纳仁的话剧《金鹰》,赫哲族作家乌·白辛的剧本《赫哲人的婚礼》,还有满族作家颜一烟的剧本《中华女儿》和壮族作家周民震的剧本《苗家儿女》等,都是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有些至今还为文学史家所称道。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前17年,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是中国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茅盾1960年7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兄弟民族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文学家的名字及其代表作,高度评价他们反映少数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以及民族间团结友爱的作品,称赞这些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成就”,少数民族文学“真正是花团锦簇,盛况空前”。

当然,接下来有“文革”10年,中国多民族文坛充满肃杀之气,美丽的百花园破败凋零,不少作家诗人身心遭到严重伤害,老舍、纳·赛音朝克图等文学家甚至因受迫害至死。好在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到来,中国多民族文学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对新疆多民族文学的执著探寻

——阿扎提·苏里坦文学评论集《民族文学的书写与构建》研讨会综述

□张春梅

军就多次说到自己对《民族文学的书写与构建》的阅读是个扫盲的过程。作家赵丽宏也坦承自己原本对维吾尔族文学是陌生的,但因为阿扎提·苏里坦的这本书,获得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他认为,中国文学版图不能缺少璀璨而斑斓的少数民族文学。

评论家王纪人谈到,阿扎提·苏里坦在传统和现代、继承和创新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和张力的建立,与其始终具备的厚重历史责任感有关。“阿扎提·苏里坦并不是一上来就谈文学,而是先谈语言学著作《突厥语大词典》,该词典体现了维吾尔族和突厥语系各民族对天、地、人、宗教、社会、伦理道德的认知和见解。显然,对于维吾尔族人民来说,它具有元文化、元理论、元叙事的根性。这样一种行文的方式正如书名《民族文学的书写与构建》那样一语双关,既以史的线索叙述了自古至今的维吾尔族文学的伟大发展历程,同时也表现出评论者对这种书写与构建的广阔的理论视野。被论述的客体的丰富性和论述者主体的创造性就在这种史论合一中充分地呈现出来。”

复旦大学教授邵元宝结合王蒙的创作谈到,王蒙去新疆之前的写作是平静而清澈的,但去了新疆之后,却多了生命的热度。我们很难否认王蒙与新疆彼此之间的“文化增长”。如果要列出中国当代文学中与新疆血脉相连的作家的名单,那将是长长的一串耀眼的名字:闻捷、艾青、杜鹏程、章德益、陆天明、毕淑敏、周涛、张承志、刘亮程、高建群、董立勃、沈苇、红柯、邱华栋……而阿扎提·苏里坦的评论恰恰立足新疆,用心挖掘在新疆大地

上生长的维吾尔族文学与文化。他的渊博与广博,代表了对新疆强烈的爱。这种爱,我们在王蒙的身上看到了,在那一串串闪亮的名字及其作品中,他们也共同见证了文学的内在力量。

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整体之间的关系是会议讨论的一个热点。评论家杨剑龙谈到,文学史的书写必须要思考如何把少数民族文学的优秀作品纳入研究的视野。他的看法得到努尔买买提·艾买尔的回答,后者提出,当务之急是要改变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概念,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在其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评论家朱小如发现,很多汉语诗人的诗显得有些干巴巴,缺少诗意,但很多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却保持了蓬勃的生命力和美感。青年评论家张定浩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维吾尔文学几乎与汉语文学同步的轨迹,与此相仿,汉语文学又受到西方文学非常大的影响。无论对哪一方而言,摆脱影响,求得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在讨论中,大家谈到,对于阿扎提·苏里坦,我们不能仅仅从他现在所写出的文字给予评价,还必须看到他在维吾尔族文学史和新疆多民族文学史的搜集、整理、撰写、总结上不可替代的贡献,更要看到他提携、帮助了一大批青年创作者和研究者将维吾尔文学的发展作为一生的事业,从而使维吾尔文学创作队伍完善,使维吾尔文学理论和美学建设走上正轨。可以说,阿扎提·苏里坦是新疆多民族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关于阿扎提·苏里坦的文学评论的特点则基本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注重从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创作。他主张从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角度论述文学创作动机、题材和艺术方式之间的关系。
- 二、注重传统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精神联系以及在创作手法上的传承。比如,他特别强调口头文学的影响:“大部分民间文学作品以反抗封建婚姻、讴歌婚姻自由、描写日常劳动生活及劳动人民同统治阶级的斗争为题材。这些内容往往成为了书面文学的传统题材,而许多作家的作品也在民间传播开来,这样循环往复,形成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大交融,这是维吾尔民间文学在继承和创新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 三、注重将维吾尔文学放在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的背景下考量,充分认识新疆多民族文学创作与其他地区和民族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 四、关注现代性在维吾尔文学发展道路上的指引功能。他对本民族不虚荣、不溢美,就像他在分析诗人阿布都哈里克·维吾尔的诗作时所说的,“这些作品深刻揭示了一些维吾尔族人身上的精神弊病。”诗人站在时代的高度,认识到不根除这些弊病,整个民族便无法摆脱落后的境况,人民也不能从受压迫、受奴役中解放出来。”用科学文化来唤醒民众,并在作品中大力宣传,便成了维吾尔现代文学的主题之一。
- 五、注重分析西方文学、民间文学对书面文学的影响。他在分析巴格拉西作品时写到:“当读者对纯粹模仿西方现代派创作的作品失去兴趣的时候,许多作家开始研究本民族的审美追求和

本报讯 5月26日,由国家民委、中央电视台共同主办,国家网信办支持的全国民族团结微视频征集活动在京启动。活动邀请各界群众通过拍摄5分钟以内的微视频短片,讲述身边的民族团结好故事,传播民族团结的基本理念。

国家民委主任、党组书记巴特尔宣布活动启动,并与国家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副局长卢岚、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袁正明一起按下触屏,“为民族团结点赞”。

全国民族团结微视频征集活动,既是利用新兴媒体、讲好民族故事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一次具体行动。国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说,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广泛发动各界群众,在亲身参与中讲述民族团结的感人故事、传播民族团结的基本理念,让大家在寻找、传播、体会中,领悟民族政策、增长民族知识、感受民族亲情。

主办方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把此次活动的过程转化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转化为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过程,转化为自觉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过程,进一步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共同唱响“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主旋律。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袁正明谈到,中央电视台参与发起此次活动,就是要征集反映民情和各族民族团结互助的微视频,从百姓的视角,发现生活中动人的细节,见人见情见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讲述民族团结的故事,让各族群众在参与中传播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做推进民族团结的传播者和实践者。希望此次活动能征集到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故事,通过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以微视频的形式,汇聚民族团结的正能量。

此次活动由央视网承办并提供技术支持。5月26日起,用户即可登陆活动官网(<http://minzu.cctv.com>)在线提交微视频作品,或者邮寄作品光盘到指定地址。全国民族团结微视频征集是一个长期的精品工程,主办单位将定期对征集作品进行评选推介,网友也可在网站上为喜爱的作品“点赞”。评选出的年度优秀作品将有机会作为民族团结公益短片在中央和地方电视台播出,并入选国家民委的年度“民族题材好新闻”。 (黄尚恩)



审美习惯,创作出受本民族群众喜爱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步入文坛的作家穆罕木德·巴格拉西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的《拇指》《开了白花的柳树》两部作品揭露了社会上种种恶习,既有现实主义内容,又采用了维吾尔族传统文学中常用的荒诞手法,所以我们可以把他后来的一些作品看作是开放性的现代派作品。”

六、注重对文坛新现象的挖掘。比如他谈到,“以前读者这方面的需求主要是靠翻译作品来满足,而现在有一部分作家开始涉猎传奇、侦探等题材,受到了欢迎。”

七、注重对问题的全面把握,并不因为是本民族作家而遮蔽和掩盖目前创作存在的问题。他这样说:“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新疆民族文学应该对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加以关注。首先,关注文学创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作家的责任与时代的需要之间的关系,文学的发展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抓紧解决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理论结构体系构建的问题;建立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理论体系;回答全球化过程对地区、民族文化和文学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如何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特色,避免盲目模仿和赶时髦的心态,并逐渐摒弃过时的陈词滥调;在发展民族文学的同时,如何开创一个既开放又能够不断地从优秀传统中吸取营养,并且不断创新的新的文学批判体系。”

八、呈现新疆多民族文学创作尤其是维吾尔族文学创作的多样风貌。特别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引发后来的研究者继续思考。比如,如何看待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维吾尔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如何看待城市在民族生活中的位置,如何看待“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为什么建国以来维吾尔文学创作中历史题材居多等等。

这八个方面的总结,仅仅基于对《民族文学的书写与构建》一书的阅读。实际上,阿扎提·苏里坦其人其文,对新疆文学,对维吾尔族文学,甚至对中国多民族文学,都很重要。